

獲

牖

餘

談

癸牖餘談目錄

卷七

洪逆瑣記

記忠賊事

記干賊事

記英賊事

記燕賊事

記李賊事

記侍賊事

卷八

賊中悍酋記

賊陷金陵記

堯牖餘談卷七

吳郡 王韜 紫詮撰

洪逆瑣記

洪逆之長兄曰仁發次兄曰仁達同父異母並務農業自竄陷金陵後封其長兄爲僞安王次兄爲僞福王初東逆獨攬僞政其餘皆不得預自東逆爲北逆所殺而北逆旋又爲洪逆所誅賊中無人可任洪逆以爲任疎不如任親遂命其兩兄同握大權顧仁發仁達本一無賴村氓惟知以邪教惑人所屬往往不遵其統轄多傾心於翼賊石達開仁發乃逐翼會出之於外後李秀成漸用事進諫洪逆勿專任安福特薦蒙得恩林紹璋以分其權繼以官軍圍金陵日逼洪逆頗深疑忌所用多族人仁達尤信任然二人所爲暴虐恣肆多行不義爲忠臣所銜恨迨

官軍克金陵仁發死於亂兵中仁達匿于破屋爲蕭軍門所擒
訊明後處以凌遲極刑仁發有子曰和元利元皆爲官軍所殺
洪逆有母年七十餘先洪逆死洪逆生有三子長卽僞幼主洪
福瑱也自幼喜弄文墨亦好作官詞筆意有類於其父其造作
荒誕之語亦相若嘗謂助天斬蛇洪逆斫其首而已斷其尾官
軍攻克金陵積薪自焚其宮時忠曾授以良馬乃得突圍出半
途得遇其叔僞干王從之行有河亘其前浮水逕渡遂至江西
境圖薙髮易服從間道歸粵賊中有詣官自洩其事者乃成禽
江西撫憲沈葆楨親訊之供不少諱供詞中多引文相國正氣
歌以自比尤可笑也卒亦治以極刑賊每攻城必先於城外築
高臺而以賊酋登其上說法謂之講論天情大率言天父天兄
教世爲心特命各僞王降世教民俾得脫災享福蓋其竊西教

之餘似而文以詭誕無稽之說於是邪且怪矣賊破金陵後有男館女館之設男女無許覲面語夫婦有涉私者輒斬以徇謂其犯天律也男女館設逼人拜上誦之敬事天父以黃紙奏章作誓語謂之悔罪賊中贊美語兩賊所撰率衆朝夕誦之每日睡起飲食必默念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大父等語謂天父七日造成大地山海人物每閱七日爲一讚期街設大旗寫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三更具果品糕餌羣誦讚美各僞府金鏡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賊有酋目病者代爲焚香祈天其詞甚哀凡此無非煽惑誕妄非真有邪術也洪逆最喜掉文字其所改之字不可以意測如聖改正上改尙耶改耳華改花國改郭火改亮清改舊老改考亥改開卯改榮丑改好等類不勝枚舉社稷宗廟俱爲妖帝王京都俱爲僭悉令刪除賊中別刊時憲書謂之頒

歷略做西國法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爲率不復置閏且以每四十年爲一加每月三十三日每四十年爲一幹旋每月念八日更爲無理又以不知時日算法時多舛誤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說一日故千支亦遲一日初不許用日月二字後仍用之謂由天父改還真堪噴飯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正月元日賊營爲十二月廿四日合計之前後共差六日賊中僞書名目甚多皆洪賊自作其有僞詔書者自戊申始至癸丑陷金陵止則出曾釗楊何震川諸賊手何震川者粵西人賊中僞探花也淫亂邪怪自供不諱又有所謂天父下凡詔書者更堪發噱自咸豐八年以後則多出自十逆手筆矣賊所設立僞官不分等級而必以天字爲區別牛鬼蛇神奇怪百出僞王之下則有掌率統管天將朝將國將下則有義安福燕

豫侯六等僞爵僞爵之下乃係僞職自丞相以至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兩司馬此爲僞止職餘俱爲雜職僞丞相有正副更有以天地春夏秋冬爲次序者計一十有四名僞殿前丞相四名檢點三十名指揮三十六名將軍及總制俱分金木水火土爲定數每僞總制一統監軍一軍帥五師帥二十有五旅帥一百二十有五兩司馬六百二十有五此外守城有僞巡狩將軍驛遞有疏附總制關隘有提關指揮洪逆僞府有六部僞尙書有侍衛九十有六以天字及二十四氣分名有左右史侍臣朝議詔書詔命東賊僞府有尙書承宣參議僕射各數十名其餘僞王以大遞減他若管理賊物者俱爲典官由永安以前附賊者均爲僞功勳加一等其爲僞土之昆弟叔姪者皆稱爲王宗賊中又設女官亦有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

而以貞字爲別其在僞府者有女丞相檢點在外統帶女館者
至軍帥止餘爲女百長賊中服色僞土帽繡龍鳳袍靴皆然均
用黃僞侯相帽用鳳僞檢點指揮帽用蟒均黃袍僞將軍總制
帽用獅僞監軍軍帥帽用虎均紅袍僞帥帥族帥帽用彤均藍
袍僞兩司馬帽用鶴有職者頭繫黃巾餘用紅巾僞女官皆以
黃帕蒙首上寫僞銜女官多跣足乘馬皆粵東西人至於賊之
稱呼尤爲可哂各僞王皆僭稱千歲而又以字別其大小如洪
逆持兄稱顯次兄稱倫千賊稱福翼賊稱喜英賊稱祿忠賊稱
榮贊賊稱耀侍賊稱雄輔賊稱威章賊稱壽其妻稱爲僞土娘
其長子稱僞嗣君僞王女稱金掌率義安福豫燕侯以至軍帥
僭稱大人子僭稱公子女皆稱玉師帥至兩司馬稱善人子稱
將子女皆稱雪掌率六等僞爵妻稱瑞人僞丞相至軍帥妻稱

貞人師帥至兩司馬妻稱夫人又有稱僞官之妻爲貴姣等名者尤爲穿鑿不通賊中所有慶賀佳節凡六正月十三日爲天兄昇天節二月二日爲報爺節二月二十一日爲洪逆登極節三月三日爲爺降節七月二十七日爲東賊昇天節九月九日爲哥降節又各賊每逢生日饋物者不絕於道而女官送禮尤盛以糯米製成各色糕餌列於方几令人肩之先行前以金鑲黃傘爲道後則士官跣足乘馬送入僞府至日均賀陪隨讀美謂之酬謝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賜宴畀以銀牌併演鄉團雜劇爲樂而不自知其醜各道生日先期逼人進貢院考試東賊則爲東試餘仿此所取僞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各一僞翰林數十僞進士數百又逼選民女百餘人先送僞丞相衙再選約得十五人以進各賊洪逆東逆各六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

賜六女以償其勞也言之可涕賊王居僞名府賊官居僞名衙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僞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牆壁悉綵畫龍虎甬道中築高臺一兩旁懸金鑼數十有事則鳴鑼以達門以內不準男子入皆以女侍傳遞肴饌酒漿皆自僞典廚自外傳進後有堂室圍固多至數百少六十餘間若僞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繪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徧貼大門以爲美觀門外多建瞭臺重數十丈以備望遠洪逆僞府以前制軍署爲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曰聖天門皆以真脚冠之兩旁有柵欄內橫扁數方皆僞寮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琉璃瓦二門內僞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鐫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非近時物也僞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

紋飾以金彩爲殿宇高廣梁棟俱繪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
四壁綵畫以龍虎獅象爲殿之東有牆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
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北面
又有一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東賊僞府稍減其舊者已於咸
豐六年爲北逆付之一炬後重建僞幼東王府名曰正九重天
廷僞府後有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陰可半畝園實蕃
衍馨香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爲山綿延不斷衆山之麓清泉繞
焉諸僞王府無不有園疊石鑿池窮極奢麗樓臺亭榭逶迤相
屬皆役使所擄工匠爲之北翼兩賊所居但畫門用鐫而已僞
衙如僞侯王鳳僞相畫象餘僅貼紅條賊相見下一等者跪不
揖拜愛獸足雖服袍乘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幾半尺許每
乘馬出携汗人所製八音匣鏗鏘作聲以爲樂每與官軍角拒

發偽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賊僞府聽令後改在翼賊所以
賊目二人持名牌一執尖角旗率衆立俟指揮每戰則驅被
脅者在前而積賊隨其後敗則祈跪天父官軍或以爲有術往
往疑懾不進不知正可乘喃喃時併力斫殺之也賊中夜聞口
令以所懸譜美詩內二字顛倒爲號每值元旦各賊飛刺相慶
賀見面不跪不拜但稱曰高陞賊初以演劇爲邪歌繼於池州
得戲班衣服器具數十箱回金陵乃招優伶裝演築臺於清涼
山大樹下東賊觀之喜甚於是賊中皆尙戲劇各賊僞府朝夕
敬拜天隻男樂在外女樂在內遍搜金陵樂妓以充此役每僞
王座數十人晨暮琵琶以供讚美

記忠賊事

僞忠王李秀成原名李文廣梧州府藤縣靈風鄉人居於長

恭里新莊村傭戶自活少時從其舅氏讀書及長乃歸父母家
生計窘乏時難自給二十六七時值洪逆煽衆作亂路經一村
乃裹脇而去隸於偽春官丞相胡以晃麾下爲兵後賊中有選
舉之令東酋舉之爲右四車帥令踞金陵太平門外新營旋
由僞監軍權至僞指揮時檢逆張樂形襲得樹以數十萬衆橫
於三河尖忠賊結之以自固聲勢頗張乃封爲僞地官副丞相
俾踞桐城以抗秦軍門定三之師圍甚急忠賊求援於陳賊王
成陳賊率黨攻陷廬江卽泝淝江竄大關出桐城之後以斷吾
軍餉道桐城地勢一面高聳一面平坦陳字二賊內外合擊吾
軍大挫圍師遂解去忠賊旋擾六安霍山賊黨漸盛內辰抗張
國梁軍於倉頭鎮江踞賊吳汝孝從城內突出我軍遂亂退駐
丹徒而揚州遽陷吉中丞陣亡忠賊卽回金陵賊巢出死力以

衛孝陵衛大營亦潰向帥以勞瘁卒於丹陽時賊內亂自相屠
滅是以不能大逞戊午張帥復圍金陵忠賊時已受僞以屯於
黃池一切僞政由其指麾招集蕪湖賊衆由昭關順流而下陷
全椒來安糾合陳賊攻走德軍以分下游官兵之勢聯皖江皖
間故賊巢得有接濟圍雖嚴未能卽下也忠賊在浦口時吾軍
中有招其投誠者爲洪逆所聞懼其去也乃僞封爲忠士更書
萬古忠義四字賜之庚申春忠賊由蕪湖取圓道至廣德竄四
安由武康陷仇垣浙省大震由是張帥分兵往援而忠賊已自
廣德至建平大合賊軍卒攻大營僞輔王楊輔清竄高淳僞侍
王李世賢竄溧陽僞英王陳玉成竄江浦四面夾擊寇氛猝熾
吾軍勢分糧道各無鬥志大營遂潰散張總統殉節於丹陽和
帥身繼於潁關蘇常盡陷於賊繼嘉興亦爲賊黨所破江浙之

間偏地皆賊也辛酉冬杭垣亦陷蓋紹溫台各郡邑相繼失守
是年忠賊會竄，湖北收納叛民數十萬爲官軍所扼狼狽
逃回而安慶亦於是秋爲官軍克復賊上游之臂其勢遂沮
壬戌上海西人調集勁旅援助中國時賊圍溫之賊號稱百萬
西人一鼓而下之青浦嘉定勢如破竹會帥之軍亦已由上而
下蕪湖巢縣無爲梁山皆圍我軍直搗金陵洪逆屢促忠賊糾
黨回救忠賊密獻計曰會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
逸且以常勝之師而臨我屢挫之衆不可與爭不如多備糧食
軍械爲固守計伺其懈而擊之蔑不濟矣洪逆不從於是李宮
保克蘇常左中丞克靈杭連，並進逆寇盡竄賊僅踞金陵而
已甲子六月官軍入金陵忠賊以已乘馬乘幼洪主洪福瑱而
同匿於清涼山旣夜乃捨命衝營而出逃於民家爲官軍所擒

戮之於金陵噫思賊特一田家牧豎首流耳初何有韜略謀勇之足言乃天心厭亂竟假其手以擾江浙蒼生塗炭死亡如積二其劫運之所鍾歟禍患相尋繫於是人彼蒼之思豈可測哉

紀十賊事

十賊洪逆之從昆弟也名仁珩字益謙少習舉子業當洪逆作難時縣令知其爲寇族執而繫之獄後有爲之緩頰者始得釋迨歸家乃逃之香港度西人書以餬口咸豐癸丑洪逆陷金陵僭偽號建偽都勢張甚十賊思欲往投特未得間八月上海劉麗川亂作矯稱奉洪逆命遙受僞封十賊乃擬藉以達洪逆有西人助以資斧始由航海至仍主西人舍居年餘無計可通西人但以幸舍處之絕不爲之畫策於是困甚求歸仍返粵中七年復一道於南嶺由江西而至漢口藉卜筮以供旅費客中與

之往來者悉不敢少露踪跡久之知所主軍固與金陵賊黨相通者凡米粟轉輸所以濟寇用者恃以爲東道主一日偕主人登樓去梯長跪自白其故求主人代爲設計得達賊所主人慨然引以自任曰此時易易耳使附貨船渡江遂入賊境始謂洪逆大喜適望立畀僞封爲干天福蓋賊中之顯職也踰年罷任益深卽升之爲僞十王兼稱僞車師掌文衡正總裁一切僞政咸決其手特創僞王府大興土木自書其兩壁云干戈底定王道滿平賊中屢開僞科考選甄別悉委于賊而于賊不妄欲以收攬人才爲己任所有爲僞主考僞總裁者無不奔走其門下顧于賊性懦緩僅能掉弄文字實無才略楚粵老寇自恃以百戰勦勞必當大酬厥功而于賊以後起新進無尺寸建白一旦驟出其上因是多不平洪逆亦微聞其故擇其功鉅酬薄者悉

授封僞土或有以納賄得者於是賊中徒擁虛名無所統制而疆場之陷陣衝鋒者皆自勞而無賞因之無不解體于賊耻已無武功請於洪逆願提帥解安慶之圍咸豐十一年正月于賊率黨出僞都盛飾軍容途中慨然謂其下曰此大丈夫得志一時之所爲哉因議先攻江西冀分官軍之勢時集於安慶城外者有大僞土僞王長兄洪仁發僞土次兄洪仁達僞輔王楊輔清僞軍王林紹璋僞英王陳玉成僞黨數十萬衆厚集其陣期一鼓以退官軍會中丞國荃以奇兵當其衝督兵捍禦躬冒矢石守城賊將爲葉芸來自戰之悍寇也城外皆官軍外援之賊又在外圍而會軍於外復成長圍環之三面併命相持六僞王皆不得前至七月僞十王最先遁歸蓋洪逆促之還僞都也是年冬安慶卒爲官軍所復洪逆追咎于賊援兵不力師勞無功

貶其偽王位旋又以偽王娘之譖盡削其權偽王娘有洪逆妻也惡于賊身御龍裳而首冠翎頂謂其心未忘官軍不可大用是時西人之王偽都省絡繹於道皆主于賊家以于賊向在香港多與相識也出入賊中招搖於市洪逆聞之頗不喜故特假夢兆以抑之同治元年官軍圍金陵急于賊預守城後仍還其舊封迨官軍克復金陵于賊先火其偽府乘間奪路得逸與偽幼主洪福瑱偕遁其眾尚數百騎遁時遇一難渡浮水而過中有一人屢顧偽幼主者十賊即手刃之及於眾皆股栗竄至江西謀易服難髮潛歸東為其信任之 人右密白於官遂被執時像撫沈中丞葆慎也特委他員審鞫十賊詞色不撓歷供前後作賊事不少諱越口即寘諸極典跡于賊生平特一粗識之無之一庸妄男子耳即在賊中亦不過掉弄文字以自矜異

與奪地覆城之悍黨較其罪尙可末減徒以位列僞土分居寇族妄思僭逆遂陷大戮使其戢影潛踪自匿窮荒遐島之中則雖至今存可也

記英賊事

僞英土陳玉成原名丕成廣西桂平縣白沙人與亂賊所居相距不過數十武在鄉深相要結金山謀逆時僅隸於行伍自入踞金陵後稍用事由十八僞指揮遷授僞職冬官丞相向帥提數萬之衆固圍金陵自孝陵衛至東南七竈橋連營築壘環守其嚴而鎮江亦爲吉中丞所困賊城守僞將吳汝孝也飛書訴急于洪酋陳逆乃與僞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僞春官丞相涂鎮興僞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僞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諸賊目下援鎮江甫至湯頭而張總統國梁兵已抵境兵賊相接大小數

十戰吉中丞時駐劄九華山間警遣兵來助賊中偵知之特選
敢死悍酋以爲衝鋒及戰互無勝負賊衆不得已乃令陳逆乘
小舟由鎮江水關入水面砲船森列陳逆奮力衝突水師不能
禦遂得入城與吳汝孝合湯頭故有小河由大江岐流通山下
一日湯頭岔河一日湯水山邊官軍本屯營河濱依山阻水以
爲固賊兵探知其處圖移營相拒旋據湯水山邊爲乘間潰圍
計官軍乃拔寨以堵其進距城較遠陳吳二賊乃得從城中突
出城外賊已選鋒整隊以待甫起夾攻前後相應官軍遂不能
支先是賊乘夜潛至湯頭岔河駐札官軍力戰相持至午官軍
始知後路被襲急思還救陣遂動兩處相隔約一十餘里甫欲
回兵而城賊之衆大至勇銳百倍官軍奪氣翌日黎明決戰官
軍以衆寡不敵奔潰十有大營盡陷於賊賊衆遂羣聚於九華

山下吉中丞守禦密不得遽破賊乃由金山逕渡瓜洲陳道
攻上橋破之時官軍結營於紅橋卜著灣三汧河諸處大小相
連一百二十餘壘望風齊潰揚州遂再陷所擄輜重盡運入鎮
江賊巢賊既大股渡江僅留周勝坤守官軍舊營官軍探知其
虛進兵取之以斷歸路賊又取道於六合張總統國梁自率驍
騎邀截之不使一賊得過賊不得已仍從金山絕流而渡逕攻
高資吉帥兵馳援中伏猝敗爲賊兵驅之高資山中首尾不能
救援吉帥知勢不敵臨陣自刎官軍大潰張軍自六合馳至則
已不及乃駐師於丹徒鎮以扼賊衝時賊勢方銳逆目吳汝孝
又以悍賊千餘繼之進攻張軍張軍亦潰湯頭所守官軍盡敗
直驅至僞都東賊令盡破孝陵衛向管使屯軍於燕子磯翌日
乃困搖化門官軍適張軍收集殘衆復至而僞翼五亦率曾錦

兼張瑞謀兩悍酋引衆相助官軍勢益孤張二軍連戰皆北委
棄軍實山積習以資賊陳逆遂陷句容困丹陽張狼顧幾不
可制同張皆退駐丹陽併力堅守賊不能下同帥以積勞薨於
軍張總統聞梁代撫其衆流涕誓師慷慨決陣一戰而解南城
之圍擒戮無算僞十三檢點周得賢賊中之驍將也在陣授首
賊衆股栗乃遁三角村距句容城二十有五里許時東賊方謀
篡僞位洪逆檄召北賊誅之東北賊黨互相殺一時積寇死者
不少於是賊中可任事者無其人陳逆方在外拒官軍擁衆頗
盛乃昇以顯職僞封爲成天豫翼賊方被逐出僞都道經寧國
悉以前攻寧國之衆委於陳賊令統之以解寧國之圍翼賊旋
復他往忠逆李秀成被困於桐城遣使馳書告急於陳賊請其
速援陳賊以寧國一隅未能旦夕解圍而桐城之困急於眉睫

乃卽由樅陽江渡忠曾岡其至輕騎往赴特繪成進攻圖式與之詳觀并審定謀議然後行時官軍方慮賊必對面迎拒嚴爲之備而未知有援軍之躡其後也陳賊衆官軍稍懈突出縱擊一鼓破之遂自樅陽奔驅順下陷無爲州踞湯頭鎮賊之精糧皆由是接濟與僞迂天侯陳仕章合黨並竄於是東關巢縣相繼淪沒賊皆命人據守陳賊率衆攻陷廬州所向亡命官軍頗不敢櫻其鋒陳賊兩目下有黑點狀若目睛賊中因呼之爲四眼狗勢方橫甚乃上淖河出大關以截桐城之後斷官軍餉道聞營恇擾陳逆忠曾內外奮力合攻官軍不能禦遂奔賊騎分三路窮追舒城六安前後失守裹脅者數萬賊勢大張陳逆旋陷正陽屢攻壽州不得下而三河援軍驟至進克廬江張邪辦軍亦進攻句容偕和帥共圍金陵陳逆方結巢於小孤山華陽

與韋賊志倭合隊同竄固始商城陳蓮圖陷德安以收羽翼官軍扼之敗之於羅田麻城間乃回竄太湖潛山時忠酋方欲從全椒往援賊巢傳檄逆目刻期大舉陳蓮議由舒城破廬郡出店鋪攻梁園道界牌而下滁州德帥方守浦口勝帥方駐烏衣俱遣兵截之陳逆奮突而前德軍大挫因求援於張帶辦乃專選精銳渡江而來以解小店之圍陣未定賊驟以劣騎橫躡之張軍亦敗賊追官軍至浦口陳逆攻其前忠酋攻其後德軍陣沒者萬人陳逆遂長驅而圍六合洪逆以其有功授偽封爲前軍主將正率掌適署皖撫李孟羣以其師潰廬州上諭道員李緒賓改道援廬亦道定計先取太湖埭蕩桐舒等縣然後直趨廬州進克楓香等驛一戰而復潛山太湖咸豐八年九月廿八日直擣三河集賊衆遠近大震洪逆乃調陳李二酋赴援三河

集谷廬州要害也賊衆城傳以九壘用悍賊數萬守之三河破
然後可以進窺廬州李道自克桐城令總兵趙克彰守焉又命
副將謝永祐守舒城所部僅五千人皆精銳可用守三河集賊
將爲吳宇規李軍圍之三河破其九壘斷賊數千計方期旦夕
可破而陳逆王成由六合至率大隊踞金牛鎮李逆秀成由巢
縣來糾集捻匪駐曰石山賊十萬餘衆連營相望烽火亘數十
里賊蓋塞李軍之路而斷舒城之援兵死力以決一角也
李營諸將議暫退守桐城以爲後圖李道曰軍事有進無退當
死戰十月十日四更逼賊營而陣諸將請四更擊之猝出其無
備李道曰陳王成賊中驍帥守必不懈且未審其虛實不如黎明
辨色以進天將降官賊合戰巡破陳逆營營中賊散走會天
大霧但聞金馬喧闐聲莫辨賊在何所賊衆抄擊官軍後突出

奮攻官軍相繼潰部將劉神山等先後戰沒白石山距金牛鎮僅廿五里忠酋遙聞鎗砲聲率隊大至賊鋒益銳環圍之數重李道傳令軍中嚴守牆壘無何各壘皆破或勸突圍出圖再振李道不可曰吾當殺賊而死爲國除害大開壁門躍馬入賊陣見陳逆方立黃旗下李道呼曰當斬此賊渠爲吾舉命遽馳入死之諸軍或降或自殺其降於陳逆者半途猝起爲變陳逆因盡坑之竄至桐邑呂亭驛桐城復陷於賊洪酋乃僞封陳逆爲英王後陳逆敗於宿松議偕忠酋取二郎河爲鮑軍所破陳逆所屬驍悍殆盡然六合浦口官軍旋又失利幸楚軍自黃梅宿松上游來援陳逆與之併力相拒繼聞忠酋陷杭垣和帥分兵援浙金陵勢虛遂潛兵至江浦渡江而南由善橋攻官軍大營師潰賊遂連擾江新適有中丞國基兵圍之慶其急陳逆屢行

攻樸卒未得解安慶守城賊將葉芸來張朝爵負隅固抗陳逆
又自外來援故一時未能卽下楚軍乃深溝高壘以困之久之
城中無降意而英逆時於城外爲犄角曾中丞乃撤近湖一面
以待其逸出因城中皆係英賊家屬恐其致死相待故也英賊
以曾軍之退爲可乘遂徙近處之糧以濟城賊曾中丞知其無
去志仍復嚴圍城中洵懼乃遣三悍目入城助守益以勁賊千
餘英逆退保集賢關洪酋懼上游之不可守也因遣六僞土往
援六僞土石僞福王洪仁達僞千王洪二珩僞章士林紹璋僞
輔王楊輔清僞堵土黃文金僞顧土吳汝孝也俱集桐城英逆
乃留劉季二賊目守關而已往桐城以黃金變率騎斷後官
軍知其至預伏兵以待黃賊之衆殲殺殆盡黃賊幾死於水僅
而免英逆見桐城賊兵不足恃自至僞求援於洪酋副軍門

超進兵攻集賢關劉李二賊死命固拒藥彈稍糧俱絕遂爲總
軍門所破二賊於陣伏誅逮英賊來援而安慶危在旦夕曾中
丞鑿通城邊菱湖砲艇得入城中消息煎迫時官軍圍城而援
賊小環圍官軍之外城中百物俱竭賊知必不可守曾軍攻之
愈急遂破葉芸來猶率隊巷戰官軍斫之數十刃始死張朝爵
乘舟而遁吳定彩與賊衆盡溺於大江中城賊無一得死者僞
英王凡巢穴已破遂竄石牌據黃宿之衆渡野雞河圖犯德安
襄陽賊衆咸不願行遂由六安回廬州官軍圍廬州甚急糧絕
援窮遂爲官軍所克英賊乃遁之壽春時英賊所踞之地前後
悉爲官軍所得羽黨散亡洪酋又覩其僞職屢加嚴責壽春固
苗沛霖出入所也遂誘之至官軍營或有勸之降者英賊毅然
不可植立不跪惟乞一死乃寘之極刑自英賊死而賊中無悍

酋越二年而洪逆亡

逸史氏曰賊起金田所恃以衝鋒陷堅者白蕭朝貴外卽推秦日綱羅大綱陳玉成爲首猖獗賊中所稱三酋是也羅亡於江北秦亡於東北逆黨中獨英賊蹂躪數十城竄陷十餘省惡積禍盈卒膏斧鉞梟黨盡喪連頭受戮天之假手以剪滅之者豈不快哉三河集之戰李忠武公授命於是役焉此爲上海大局所關故記之特詳嗚呼英賊之非巨矣

記燕賊事

燕賊禁日綱原名呂昌桂平日沙人少備於人頗勤慎盡力長以製叔乳爲業金田倡亂之前已與洪逆深相結潛煽妖言以惑愚妄洪逆謂其忠勇信義可恃之爲爪牙心膂故倚任獨專隨洪逆竄踞永安僞設木斗軍營俾燕賊守之以抗官軍時扼

要衝者爲張牧修轉戰相持賊不得出一步自永安至武昌沿途遍張僞示皆燕賊爭先爲之授職僞天官正丞相既陷武昌逕趨九江所至殘破先後所掠民船萬艘順流蔽江而下皆燕賊與賴漢英羅大綱分統之旋下安慶乘不守急攻金陵七日而破之入城居中正街堊室爲僞館癸丑七月東賊令取所擄安慶民女僞號貞人時兩粵積賊皆擁衆自雄積金貨贍佳麗據金陵爲老巢而分黨遍竄上游皖豫楚燕逆鋒無所不及十二月代翼賊踞守安慶自恃其才能盡變翼賊所行新脅之衆號稱益萬出入呵導前後擁騎數百人東賊以此比之更遣羅大綱往代之而燕賊仍歸金陵東賊分其麾下僞將佐校隸於已所統下爲東僞官以少其衆甲寅五月所有遺擾湖南黃河之賊皆爲大兵所破賊之上游勢孤欲使北賊而又恐北賊之

一去不返如虎傳之以翼將來不復可制因以燕賊代之行乃
僞稱燕王僞與霜帥所擁黨羽頗盛艘艘戰艦林立江面時官
軍用紅單艇衝擊三山賊營上下游俱爲所困燕賊乃率衆
驚揚帆直下駛至烏江適與官兵船遇舉砲互轟烟塵蔽空官
兵船堅砲利擊沈賊船無數一砲彈擊中燕賊坐船碎沉於水
獲其印書衣帽皆有僞燕王字樣官軍皆意其已死醢酒相慶
後大營陳擒長髮積賊訊知燕賊船破落水聞道逃往和州後
於咸豐六年在僞都開居時東賊主持僞政一切生殺悉隨其
意各僞士咸憚之外受約束而內懷憤恨燕賊以昔同起事六
人中尤不能平偶以牧馬某甲見東賊從叔不起東賊叔怒鞭
之二百立解之燕賊所未詢旋訴之東賊東賊委翼賊治其事
於是燕賊聞而辭職東賊大怒命北賊杖燕賊一百始得釋因

是銜怨愈深秋七月東賊被誅東北兩賊之黨互相殺燕逆亦死於其中

記李賊事

李少卿者嘉應州人始名紹熙及投賊乃易名爲文炳跡其反覆狡獪自負梟雄而卒殞其身亦天下之愚人也初李以行賈至江南喪其貲落魄海上日從博徒游每日與貸數十錢餬口時上海有妓尤綠芸貌美而多資久厭風塵思擇人而事一日肩輿出門李方蹲橋下乞博徒錢輿未以其礙道呵之李起而反詈爲揮以拳二輿夫皆辟易綠芸急舉簾請之曰客何爲者請至我家以杯酒釋忿李竟慨然詣其室坐既定索酒引滿罄無算爵盡芸曰觀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齷齪與匪類伍此間苟足以屈子詞供飲食李許諾遂居其家頗勤謹久之綠芸委

身於李出其貲令作小運販獲利頗饒乃設茶棧援例捐納候補縣丞時閩粵之黨頗橫當路方思各以其類驅靡之故地方有事居然附縉紳後叅末議咸豐三年癸丑秋八月粵人劉麗川繼作戕邑令袁君祖德起事者曰小刀會結有七黨李亦預其列而與李少訐皆用事爲劉賊所信任賊中攻劫多出其謀先是當路故粵中未免私庇其鄉人始欲將選事者給貲遣歸後亦不果因循釀亂實李與閩人李仙雲之咎也其後賊勢日促李始謀約官軍爲內應幾事不密爲劉賊所覺同謀三百餘人擒戮殆盡而李獨得脫走投大營白事洩狀撫軍吉爾杭阿憫其全家屠戮留軍中供差遣繼而城破渠帥未獲而紅橋所戮者在疑似間召李辨識李力言其是遂據以入奏并請寬李之誅有優資焉其實著名賊目如劉麗川林亞福潘鏡子陳亞

林皆逸去林爲海盜以他案被獲解投金陵髮逆未知名亡劉
伏匿近粵鄉閩陳商於暹羅今皆無恙李當時蓋以迎合吉中
丞之意耳上海軍事旣成以備貲募勇從吉中丞軍於鎮江衝
鋒陷銳多積戰功九華山之役吉中丞勢迫自刎殉國賊圍李
營三匝甚急李堞壘堅守經七晝夜與士卒僅日一食糲絕援
窮顧無變志適張總統大軍馳至圍解得出以是軍營巨員大
加獎信前後相繼擢升道職庚申春則李方帶勇在吳門賊悉
銳南下其氛日逼徐中丞倉卒間委以城守時賊游騎已至城
下李營勇目有黃魏二姓者竟詣賊納款而李與何信義大啓
閩門迎僞忠王入李受僞職爲江南又將帥爲賊主理崑山縣
事族中兄弟子姪無不受僞職者誅求民間較他賊更苛酷上
海某富路謀結內應使其閩人往說之不得要領但以李虛詞

詭說報之而已後何制軍桂清又思以內應功贖罪遣馮軍門
日坤往結馮固與賊相識及至並無一言及見僞主將陳賊坤
書約以上海爲界彼此毋相犯同盟而返是役也李盡輸其實
於僞忠王而談內應者猶以爲可恃噫是徒爲李賊所笑耳聞
有密遣人約李獻城投降者李拘其使幾欲殺之後行賄於賊
妻尤氏言之得釋同治元年李方率黨攻上海頗爲賊盡力挫
於官軍輜重悉喪及回崑山忠酋以前事以加猜忌時青浦嘉
定方爲官兵所克復聲勢甚銳大軍圍太倉急崑山賊少於是
忠酋遣賊日劉肇鈞與李同守李不自安而蘇崑鄉間潛結團
練以應大軍故洩內應謀俾賊自剪羽翼忠酋亦知李素反覆
卽率大股駐崑佯作應援太倉者俟李賊來卽命衆刃之黨與
同日被殺者五大百人其同李降賊啓關之何信義越一年以

癘疾死始謀之舅目魏姓受僞職武將帥後亦爲賊所戮觀於此可知天之所以報施矣嗚呼李當日賊衆號稱十萬子弟腹心密布上海城外官軍聲息呼吸皆知其所設陳墓賊卡與官軍僅一江隔耳果欲反正率衆順流殊易易也乃徒外以誑官內以媚賊殞首裂身自取敗滅然則狡謀果足恃哉

逸史氏曰上海之亂李以首事賊渠法當誅殛乃內應無成猶得邀封典抑亦幸矣前後積功循至顯職國恩可不謂厚哉庚申守城之役如能感激一死以報國其功名聲望豈遽出人下而乃望風迎附揖盜開門身汚僞命屢抗王師卒至惡積禍盈如屠犬豕同一死耳相去遠矣

記侍賊事

僞侍王李世賢廣西人忠道之從兄弟行也竄陷金陵後授僞

職爲侍天福逮東北逆相繼誅滅乃得專用事臨陣頗能亡命
故賊中推之爲渠魁咸豐八年侍逆踞守黃池漣汴時官軍圍
金陵甚逼忠酋謀所以解圍者馳至蕪湖與之商令侍逆徇禦
南岸官軍旋以功僞授左軍主將竄踞南陵十年正月忠酋自
蕪湖至與侍逆合隊由廣德取道攻湖州紳士趙景賢倉卒練
兵籌守禦計密約援軍內外同時夾擊斬賊數千三日而圍解
侍賊回竄平適與忠酋遇遂令其往攻溧陽以不能猝破轉
向句容攻五日遂陷賊衆大隊聚於雄黃鎮一戰而官軍大挫
其時僞英王陳玉成進善橋僞忠王李秀成進鍾山陳坤書進
高橋僞輔王楊輔清進南門兩化台侍逆進北門紅山大營糧
絕師驚潰明年夏侍逆由皖省至江西景德樂平與左宮保兵
相持官軍殲之於樂平斬賊萬計遂由河口退還常山順道還

新江分攻金華湯溪等處旋至浦江蜜波而溫台處三州亦相
繼陷沒待逆所部有僞戴王黃呈忠僞首王范汝曾往攻寧郡
而寧郡有失職之西人前爲之導海門鎮海皆以西船往曾不
閱二月而東西兩浙盡爲賊踞待逆出死力尤多自浙省左官
保統兵進攻復郡縣勢若破竹待逆仍遁至溧陽將爲持久計
溧陽城外民團驍勇猛銳爲江南各團最時李官保已收復全
吳獨丹陽金壇宜興溧陽等四縣未下待逆知不可守乃偕僞
溧王劉駁均僞康王汪海洋僞聽王陳炳文僞萊王陸順德僞
州王黃宗保僞就王賴世就僞偕王譚體元僞利王朱興隆以
及李愷順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諸賊目方竄江西經沈中丞
嚴爲堵禦逐之出境遂擾八閩汀漳諸郡縣迭經失守於時康
逆踞汀侍逆踞漳悍黨號稱四十萬旋棄汀而與漳併遂擾永

定大浦饒平屯踞百餘里烽火連天侍逆之衆尤慄悍然方耀
卓興等諸軍轉戰而前橫衝突擊卒盡潰散侍逆既窮康逆勢
蹙猶張盤踞鎮平與靈營叛卒相要結分三十餘壘百十里間
旗幟相望負隅固守後由鎮平竄龍定信豐連平官軍卷甲疾
趨以襲其後康逆悉爲大兵所及一晝夜走三百里突抵嘉應
州城知州程培霖遊擊英秀登陴固守城破英秀死之於是檄
調江閩各軍環集東北俄而康逆殞於敵僞僧王譚體元代統
其衆死拒官軍久之潛出西南門由黃沙嶂遁去黃沙嶂者川
南最狹隘處雲峯峭削一徑縈紆爲嘉應出新田大田右至豐
順左至潮州之間道賊以數萬之衆冒危出險急不得前官軍
踵背四至分途合擊殲殺無算墮崖澗死者以千萬計一時
橫尸盈谷積骸如山脅從之衆崩角請命求貸一死於是髮逆

黨羽至此乃無噍類僞侍王踞漳州出與民國戰遇伏傷其足
久不愈其妻弟謀內應未成後聞爲其下所殺或云侍蓮李世
賢於永定渡河時聞大埔敗潰自到死餘衆歸康逆劉賊踞去
霄龍陸賊踞浦漳旋俱爲官軍所破先後授首劉賊乘雲霄竄
越平和副將林保伏兵大溪鄉突出截擊劉爲飛礮所中死礮
其黨七百餘人陸賊後踞長樂屢抗官軍卓興親率精銳晝夜
攻城城墜下賊黨見勢危輒獻萊道絕城乞降劉肇鈞廣西人
短小精悍能縱身一躍數丈當忠酋據蘇時曾守崑山以抗官
軍汪海洋曾踞金壇一帶竄浙乃留據餘杭與杭郡賊互相犄
角陳炳文從忠酋故廣德旣陷卽留守焉旋陷杭垣卽令之守
以拒左宮保進勦之軍陸順德廣東人擾浙之役曾迭陷紹興
蕭山以爲巢穴朱興隆湖北人曾守醇化鎮後賊酋移之守水

合時皖省爲官軍所圍甚急李世忠進克六合乃遁之侍逆所
賴世就廣西人爲忠逆踞守吳江及入閩竄連平州卒二千人
詣方耀營降後用爲前導助攻賊於上坪山卒奪險隘黃宗保
後亦歸誠其竄閩粵之賊一殲於左宮保再敗於馮軍門其竄
湖北者爲黃文金先後盡露計髮逆自始至末凡十有七年

逸史氏曰髮逆之起於粵西也所集皆亡命之徒村農野豎
互相裹脅斬木揭竿競爲馳突誠能早爲治之一郡縣力耳
文恬武嬉一切漫不爲意以至養成潰癰不可收拾至於毒
癩天下幾無一片乾淨土果誰爲之哉嗚呼是豈在賊之能
兵哉

鸚鵡餘談卷八

吳郡 王韜 紫詮撰

賊中悍酋記

髮逆之僭位稱土者自大僞土外則以僞干王洪仁玕僞英王陳玉成僞忠王李秀成僞輔王楊輔清僞章王林紹璋僞贊王蒙得恩僞侍王李世賢僞燕王秦日綱僞豫王胡以晃爲最著自竄江新以後所封僞土不勝枚舉其間兇酋悍黨破名城而抗官軍者所在皆有如李開芳之守馮官屯林啓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皆堅忍不屈而金陵賊巢之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今爲次第疏之其已有專記者不復贅豫賊胡以晃廣西潯州人家居花洲山人村與洪逆父結早道光二十年六月金田變作洪逆卽

匿於其家人無知者迨賊兵破安慶豫賊統悍黨自成一隊其妻爲女僞丞相在東賊僞府故賊酋頗加信用僞封春官丞相既陷金陵使率衆攻上游圖窺安徽廬州廬邵旣破遂使踞守咸豐四年甲寅五月賊所遣黨羽分擾湖南及黃河以北者皆爲大兵所殲時豫賊擁衆方盛妄思力直北方爲湖北一帶聲援逆酋其壯之僞封豫王僞號露師旂官車援兵雲集一戰而復六安州勢蹙頓挫乃貶去其僞王號調往蕪湖未幾又以他事取至金陵置之死羅大綱廣東人本股匪也在大黃江口日行劫掠爲行旅患洪逆起金田卽往投焉驍悍敢戰所向亡命賊竄永安爲官軍所圍甚急乃由姑蘇冲而出時壽春兵扼守其隘羅賊率衆馳突竟破其營所獲藥彈輜重無數藉爲軍資逮破武昌賊中以羅大綱爲首功俾統水軍下陷金陵自庚戌

後孫以真賊賊先鋒衝堅陷銳城稱無敵東道賊據金陵
使陷鎮江而留孫焉嗣調往安慶廬州等處爲總督丞相大
綱能與賊同甘苦得賊衆心其臨陣時驅馬往來馳迅如風在
諸悍酋中最稱獨微凡賊遇窮蹙之時輒以大綱往而大綱至
亦惟知身先率賊捨命與官軍相抗而已大綱恃其猛鷲屢犯
官軍咸豐乙卯五月竄江北我軍遇之以檣鎗擊中其腹幾洞
傷旣劇黃夜遁至蕪湖羣賊舁之入金陵遂死洪酋令葬之城
北山中族殺葬者以滅口恐人知其處也又擇貌類大綱者仍
假其名領衆以當一隊大綱爲賊守黃梅時與蔡日綱陳玉成
併力抗官軍蓋洪逆以黃梅爲官軍所必爭地非此三悍酋不
能守大綱乃以敢死賊數萬分布小池口孔壩驛而立堅壘五
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甚爲嚴密然卒爲羅綱歟湯南塔軍門

齊布所破當大綱踞鎮江時剛之者有屬賊勝坤鄭賊春潤大綱去後而吳汝孝繼之當時與官軍接陳之賊有謬傳所謂蕭三娘子者矯健絕倫屢挫兵鋒或謂係大綱妻也勝坤僞封夏官又正丞相建營於湯頭以拒吉張兩帥之兵後爲官軍所殺曾天養廣東人驍桀敢死然性頗和易近人能與賊絕甘分苦身同患難以是賊無貳志咸豐癸丑七月東賊使竄上海遂擾江西迭陷饒州瑞昌旋留踞黃州甲寅三月東逆使賊隊駐岳州分竄陷常澧勢頗驕張塔軍門齊布乃與羅觀察潘南李中丞續寶合軍進攻敗賊於高橋關七月二日盡破逆勢賊棄城返踞城陵磯無何賊又舍舟登陸將圖據險爲營分三路進撲官軍塔軍門亦分三路擊之賊抵死抗拒良久賊不能支始敗潰軍門親追至擂鼓臺殲賊八百有奇賊爲之膽落塔軍門臨

陣每好匹馬衝鋒嘗於一日携親卒四人進規播鼓臺曾賊知軍門自至突出欲擒之擗髯張目勇氣百倍直呼軍門名橫矛遙刺其馬親卒黃明魁躍起刺曾賊墜馬曾賊四刺明魁傷右脅軍門親刃曾賊殛之繼奪獲其旗視所署字方知爲僞丞相天養天養素推爲梁魁伏誅後賊以之茹齋六日岳州踞賊既失悍酋奪氣退踞武昌曾逆所部賊衆盡歸韋俊韋俊亦賊中一酋目僞稱北宗兄嘗竄踞九江上游等處後伏兵誅黃玉崑廣西潯州人翼賊妻父也居鄉稍知文字設塾訓蒙以爲生金田倡亂後賊中僞制度僞詔令半由玉崑手定初爲僞左一檢點破金陵以功僞封衛國侯凡賊一切訟事俱經判斷咸豐中寅四月燕賊收馬某甲偶坐門外見東賊叔未起東賊叔怒鞭某中二百送燕賊所未及訊又赴玉崑僞署意欲玉崑加杖玉

崑以爲既鞭可弔杖轉勸慰之東賊叔愈怒提案而起立斬東賊賊使翼賊拘玉崑玉崑聞而辭職陳承銘察日綱亦相率請去東賊盛怒謂殆將以去挾我耶轉令北賊杖日綱一百承銘二百玉崑三百以五馬分某甲尸玉崑杖後夜自投水有知之者拔之起乃視其僞侯職編入行伍嗣使入翼賊僞府協理賊事陳承銘故與玉崑同主開敢相睦立陵陷爲僞地官副丞相後僞稱興國侯賊中大小事都由其轉達而目不識一丁賊之憤憤可知僞臬官丞相賴漢英廣西人自金田倡亂時口預僞政既陷武昌等領水軍順流下駛竄踞金陵後未知其所終楊元清廣東嘉應州人年約三十許始與范連齊等同爲股匪聚衆至三千餘人於道光庚戌八月十日揭竿謀叛地方官遣兵力剿一戰覆之竄入粵西境繼洪逆於十一月初十日倡亂

金田羣衆仕投之與東賊固相附結諸事尤甚僞稱東宗兄其妻入東賊僞府爲東賊服役既陷武昌賊勢張甚東賊於衆中自鳴得意元清妻曰阿叔固多福祉奈人之宗族離散何東賊怒其出怨言殺之并黜元清不復用僞輔王楊輔清元清族弟也初從洪逆於金陵授僞職亦爲東賊所任用元清既黜轉逆亦處之閑散乃避居於閩與賊中時通消息東逆既誅仍返金陵賊巢僞爲中軍主將竄擾池郡殷家莊東流一帶與會帥之兵相抗然卒不得過雷池一步繼屢以奪地陷城功封職至僞土咸豐十年三月忠逆檄召各僞王同集金陵城外轉逆率衆攻高淳東壩破之旋陷溧水秣陵關乃由椒陵至南門雨花臺以攻大軍賊衆兵單吾師漸潰十一年洪酋令其援安慶敗歸遂不復山岡石二年踞寸高橋門以抗拒上海之師曾中丞

國基礎兵進攻晝夜轟擊破之轉逆遂遁回東壩官軍既克金陵或傳其潛旋粵東者竟不知其所終同治甲戌臺灣以籌防事募兵輔賊投營自效有識之者遠正法僞贊王蒙得恩廣西人初授僞封爲正掌率甚得洪酋意旨令其日侍左右永毋得出僞都凡一切僞政以及賊中內外事無不歸其裁制咸豐十一年以老病伏冥誅其子嗣僞賊賊老巢陷後或云見尙漏網竄回粵東僞韋王林紹璋與西人洪逆通其趨攻湘潭中道爲官軍所覆敗無片甲匹馬返省凶讒其職開廢家居東北逆旣斃賊中無能任事者忠酋乃薦之主僞政金陵破後來夜遁走官軍以驍騎追之及之於湖熟橋授首林鳳祥李開方皆廣西劇盜仝倡亂卽往投附與官軍抗臨陣爭先頗稱猛獸自圍桂林未陷僞西王蕭朝貴率之攻長沙俄而蕭逆於兩門外中砲死李開方

代統賊衆及陷武昌竄金陵鵬張狼顧遂不可復制凡披堅折銳思難以當官軍言皆林李二酋之力故賊中以爲首功洪逆既死金陵無志逸出又以林李二賊爲能遂委之使竄北方各統賊黨二萬人分道進犯一由渡江至浦口自皖之鳳臺陷歸歸德一由安慶而擾南昌旋卽由豫而晉而燕平陽洪洞之間臨洛越城之界騷然震動矣於是勝帥僧王統軍馳剿而賊隊之識已及正定天津頓勁旅奮於外義民憤於內一鼓而殲之乃西竄慈野痛勦窮追斬獲無算然後林鳳祥授首於連鎮李蘭芳被擒於馮官屯北方寇患以清李蓮獻俘京師處以凌遲極刑人心爲之大快石祥禎僞稱翼宗兄性強悍以饒膂力所部多收錄亡命藉衝鋒陷堅用曾陷漢口武昌等處咸豐三年圖犯東壩官軍設計敗之遁於金陵中道遇伏兵遂爲所殺

偽天官丞相曾水源廣西人每晨必見東賊議事傳偽命以出
入三年七月使竄無湖逾期不往遂獲偽職其姪曰劉揚奇醜
而性奸刻識之無爲洪逆修理偽詔書其下有何震川者自晉
爲廣西茂才略諳又墨賊偽試拔之爲偽探花凡偽詔書半
出其手陳宗揚初爲東僞丞宣在東賊偽府輪班值宿居于頭
門偏屋其妻爲東女僞丞宣傳事出遂入屋獲私焉東賊妹貴
之遂并通其妹繼將通其僞土娘妒姦事破聞於東賊怒甚時
宗揚已爲僞丞相將赴安徽船泊上河東賊僞作天父下凡狀
指出立擒之回而並斬於市其弟曰宗勝東賊使竄河北爲官
軍所燬所部盡覆又使竄湖南亦敗薙髮易服遁於武昌時武
昌猶賊境也賊中酋目有識之者執之送金陵東賊以其中道
棄軍罪在不赦遂命戮於市唐正財湖南人本爲舵工業操舟

賊竄湖南遂從焉既陷金陵總僞水營授僞職稱指揮癸丑冬
往岳州湘澤等處勾結土匪携遁舟子三千餘人攻金陵逆首
謂之有功授僞檢點甲寅春與陳賊宗勝同竄湖南官軍於要
道截之而賊無算唐陳二賊僅以身免繼擢院省往來長安一
帶卒天誅黎振暉廣東人恃其膂力猛鷲所至亡命從洪逆
竄攻湖南攻城陷陣往往獨出先驅賊中壯之攻長沙南門時
率賊大旗奮勇先登官軍急以鎗擊之傷其一目既愈膽雄氣
悍猶自若也既擾六合率隊逼城而軍志在必陷官軍伺其近
以火藥傾盆撲之焚幾死遂遁回金陵六年閏七月禦官軍於
城外卒正典刑傳學賢廣東人劇盜也洪賊甫倡亂即自往投
形狀奇醜面色花白斑參半性極刻暴凡賊中所施酷刑如火
烙火錐皆自傳賊始後爲僞典軍械藥局火焚死遍體焦朽幾

不可辨黃聞元湖北人本優伶也頗嫵媚有姿態賊變之以變
童蓄焉後使爲僞典芻料得出入城闔勿間路遇逸出者輒縛
送賊所多至刑遍殞命嗣爲僞典機匠尤藉此作逢迎計譬甚
夥無不切齒思啖其肉旋有控其輸賊情於大營者賊訊之有
據遂以五馬分其尸報應之速人皆快之鄧輔廷湖北人賊竄
楚省遂往附焉爲僞右史治賊文書劉春山湖北人素以賣藥
爲生從賊後爲僞國醫嚴定邦江西人由湖北附燕賊從之抗
官軍時上元縣陳牛張炳垣謀爲大營作內應事洩羅織此三
賊盡殺之何阿大廣東人本在鄉間以團練禦賊遙叩軍門願
自効力行闔官以其所部多亡命懼不可制遂不之納乃即以
衆叛其黨約二千餘人自爲一股由粵東竄至江西所過抄掠
繼附楊逆黨同陷金陵楊賊疑其桀驁或不肯遽遵約束不令

入城使日轟北官軍張總統殲殺之并滅其衆無噍類韋志侯
廣東人最先從賊早受僞封職後緣他賊譏之乃隱匿不復出
旋忠酋以薦於于洪逆前即昇僞封爲定天福與陳玉成合隊
竄慢皖豫間後聞降於官軍立功自贖忠逆所部如陳坤書吳
定彩蕭招生譚紹光周文嘉皆驍悍敢衝突忠逆特以縱橫於
戎馬間咸豐十年由廣德竄杭垣巡從間道趨救金陵以解官
軍之圍皆得其死力忠酋既陷蘇常後陳坤書授僞求天義興
陳炳文踞守嘉興張軍門玉良自杭郡統兵往攻軍士精銳隊
伍整飭於西南兩門結大小營壘四十餘座賊望之爲奪氣張
軍環圍困之晝夜攻守陳賊拒守甚密卒不得下繼忠逆援兵
至與張軍連戰五日分賊衆往守石門以斷官軍餉道由是前
阻堅城後絕歸路士卒餉盡不戰自降前後數十隊卒降於賊

張軍門亦遽拔營衝突山杭咸豐十一年春忠逆上竄皖豫乃以陳坤書踞守蘇郡暴征苛斂民不聊生及忠逆陷杭垣復回蘇境時陳坤書已爲僞護王轉往常州元年閏八月糾衆五六萬圖犯蕪湖金柱關莫橫隔五國金陵兵勢彭侍郎玉麟會同楊提督岳督城水師戰敗之於東壩常州後亦爲李官保所攻旋遁江陰卒於陣上授自譚紹光廣東人自陷湖州後僞封爲慕土忠酋往竄上游後譚逆爲之踞守蘇州屢援崑山攻撲官軍與英人戈登相抗時同踞蘇郡者爲僞納土部承寬僞康王汪安鈞僞靈王周文嘉僞大將張大洲江花班五人皆湖北人納逆與譚賊素有嫌憾積不相能官軍圍蘇甚逼忠酋駐衆於馬塘橋已有退志五人願爲官軍內應獻城納降因遣汪有爲范汝發踰城而出詣大營訂約英人戈登許之翌日衆賊聚議

室中獨慕道毅然不願被刀斫座而起僞納王自後斬之路於地乃殊其首嗣下令薙髮開城持其首詣軍門乞降越三日李官保至恐其反覆不定也盡駢戮之於市周文嘉同踞青浦久懾西軍砲火之精首主降議自東北道互相殺後賊中著名酋目有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皆統有黨羽數千人與官軍爲敵咸豐十年屬聚金陵城外與諸賊合隊併力同破大營十一年竄擾皖豫一帶繼出沒於洋樓嶺祁門間俱爲會軍所敗先後殞命其爲忠逆司僞文案者有汪宏建胡玉衡熊萬荃既陷蘇垣後卽爲長元吳三縣僞佐將轉輸軍實徵收賦稅以供賊營迨官軍收復時胡熊並投誠大營汪猶脫從忠逆上竄和州巢縣嘗令其購買米穀以濟兵食僞堯王侯觀勝廣東嘉應州梅塘人本隸張總統麾下爲壯勇從征廣西咸豐二年賊竄湖南

道州官軍兼程往剿與賊戰於城外敗侯遂爲賊所擒見其矯
健雄偉曰此好男子也可留爲用侯遂入賊黨披銳陷堅時爲
賊出死力旣踞金陵使爲僞水師主將督領砲船踞守太平關
前後凡七八年所部悍黨約四五萬人封爲僞堯王同治元年
曾軍進克太平關乃竄至下游騷擾江浙間名曰徵糧實賊中
所謂打先鋒也洪逆旋調之踞守東江橋二年曾中丞國荃整
兵進攻江東橋石壘堅峻外環重濬攻之逾月未下曾中丞先
設計解其黨羽侯孤立不能守遂遁回賊巢後潛至鎮江七濠
口金陵攻復時得倖免乃薙髮易服由上海至香港出其金貨
殷鋪肆卒爲地方官緝擒正法據其所供金陵賊酋得逸出者
僞輔王楊輔清僞振王侯玉田僞烈王侯嚴威他如李長春毛
奎齡皆廣東人亦賊中渠魁李賊跋一足能卜魃風鑑輔逆號

楊七麻子遁居澳門後回廣西所交結多楚人張朝爵自安慶竄後久潛賊巢亦得遁回

逸史氏曰洪楊巨魁得以縱橫恣睢於天下皆藉兇酋悍黨爲之先驅也迨至牙爪就殲首領亦除元惡大憝次第誅滅天之所以報之者豈有爽哉顧其間得漏法網倖從寬典者殊不乏人嗚呼彼非縱惡肆暴之徒歟何反晏然於局外也天心夢夢安得而一叩之哉

賊陷金陵記

金陵爲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土厚水深周廣數十餘里崇堞鞏嚴深濠環衛所謂金城湯池不啻也粵逆至僅十日而遽陷雖曰人事蓋亦天也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逆首洪秀全率黨擾金陵陸路賊軍分營二十有四座每營多者約二三百人少

者不過五六十人粵東西積戍僅十之二三餘皆攜自皖楚各省者築壘既成遂爲環攻計水路賊船自大勝關泊至九里洲首尾銜接計數千餘艘賊數約男子四五萬婦女二萬幼童一萬皆密排於夾江中舳舻蔽空帆檣隱日僞王船悉在中段時陸總督建瀛倉卒東下方思退保金陵遽入城閉關自守城外不設一營不戍一卒賊遂無所疑懼蟻附城下設使駐兵於外扼險守禦與城中民互相犄角以逸待勞以主應客未嘗不可用少擊衆轉敗爲勝而賊亦不得築土壘開地道壹志攻城也至於夾江賊船惟有縱火攻一策耳設使於上下游用艇裝載薪芻內藏火藥而外用引火藥線三路縱火同時齊舉火烈風猛可使頃刻間盡成灰燼賊雖欲引避一時亦無從措手如是則積賊必鼠岸死門然散亂不整易於敗擾而婦女幼弱惟有

赴水死耳得逃爲幸何暇反戈相撲乃當事者皆計不及此爲可慨耳賊晝夜力攻城中兵民協守尙不至於遽陷聚寶門外米商團勇殺賊城上開砲助之候傷紳勇數人遂各駭散祁方伯目擊忿其嘔血死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地雷轟發城崩賊驟登第二雷繼作磚石飛起半空賊死傷如積血肉如雨下賊亡命爭踐賊屍捷足復上官兵擊以鎗礮斃者無算乘勢爭割賊首持赴總局獻功守陴者人少賊大隊擁至急調西南兩門守兵禦賊而賊已由三山門梯城奮進於是兵賊巷戰尸相枕藉總督遇賊被害鄒中丞鳴鶴福軍門珠隆阿徐方伯文均殉難將軍祥厚都統霍隆武率駐防兵守內城盡驅婦女登陴殺賊相持兩晝夜力竭城陷殺害最酷其未盡殺者驅之出城盡淹於河上元縣劉公朝服升堂罵賊趣殺已毋傷百姓賊有憐之

者揮之去乃步投署後池中正命焉紳士或死於火或死於水
或自經服毒多有闔門殉節者先是賊詭言不殺人有以土物
入獻者給以貢單戒賊隊毋相擾人半信之饋以銀米牲畜菜
蔬取僞旨單榜於門執意賊見單益搜索知其不備疑其私藏
之多也賊初入城猶未排戶入搜懼有官兵伏匿也遇人於路
必殺十二日見人則逼使昇尸棄諸河否則殺如是者數日乃
令民市貿易如常但貨物已掠一空又藉令查人搜括盡淨壯
者令懸腰使胸背以黃布寫賊銜調之招衣攜幼童使爲小儀
俾持扇旗蓋隨其後老病置弗問男子毋許歸家歸則謂與婦
女私干天津罪應誅於是立男館搜其家有私藏金銀者立寘
重典驅婦女出於外襁幼稚負行李惶惶道路或得刺自投于
於河賊既驅而之東又復驅而之西有啼哭者曰爲奴鞭挞交

下立露夜卽露宿檐下越日立女館是時夫婦雖觀面不敢交
言否則謂不遵天令多殞杖下而城北幽僻之地尙有民衆潛
居者賊以搜物至立地覺焉男子盡驚逸乃驅婦女赴旱西門
外悉付諸洪流中賊圍竄鎮江揚州逼城內外之壯者數萬登
舟使爲前鋒城中知之鼎沸或自縊竊逃賊懼一時不能禦制
僞丞相鍾芳禮僞巡查周才女性稍和平乃請逆首設機匠局
立牌尾館機匠局有工役織紉之人處之牌尾館者殘廢老病
之人居之二者皆不出調戰陣入局之家凡遇賊搜括告僞丞
相輒杖責捐還殘廢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掃街道於是入
局伏處者三萬人入館者七八千人嗣後又設雜行菜園雜行
亦工匠之流菜園者賊使人於隙地種植菜蔬也兩處亦不下
二萬數千人無何賊人傳僞令凡讀識字者悉赴僞詔書否

則斬匿不報者同罪乃得數百人使爲誥文假示合賊式者分
入各賊館爲僞書吏賊以天主教八不能背讀者輒杖夫妻相
處卽爲姦而賊酋攜逼民女悉充勝妾逆酋出僞示人死不用
棺衾不設香火違則爲妖邪逆酋僞府多毀民居拓益其巢穴
封土木匠爲僞將軍僞總制俾率隊課工當街道旣清糞除制
府衙署用鑼鼓數百人前後導護迎洪逆入居之僞土娘數十
悉以黃絹蒙頭遮足乘馬自此一入不出矣二月二十一日向
大臣援兵達金陵屯營淳化鎮賊乃以重隊扼守西城外壁壘
嚴固志在久待向大臣急簡精兵至城東連破朝陽門外賊營
二十餘所卽其壘建立大營二十五日分路進兵攻克附郭土
城二十七日官軍營於土城賊開城出撲勢甚銳官軍一戰覆
之三月六日破東南通濟門外賊壘十一日破七堯橋鍾山報

恩寺各賊壘十三日進奪鎮山十七日夜戰復勝遂分十八營以逼城賊始懼不敢出而後蘇常以下得保全矣向大臣旣圍城爲進攻計賊圖竄上下游以牽制之賊數不足乃謀脅新據之人以局中機匠殊夥乃傳僞令每館選壯健者數人出城運木石旣出悉驅迫之至船使竄江西先赴機匠多有中人資以重賄賂賊目乃得入繼逆酋悉其隱匿狀日命搜緝並括及財物至是僅五六千人咸豐癸丑夏六月所有賊中裹脅男女人數統計男館廣西約千五百人廣東約二千五百人湖南約萬人湖北約三萬人安徽約三千人各省總約二千人金陵約五萬人鎮江揚州約五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約四百人湖北約二萬五千人安慶約三千人鎮江揚州約萬人金陵約十萬人迨至是年冬杪男子之壯強者脅竄上游留者半乘

間逃逸者半女子之凌藉死亡者無訛統計男館廣西千餘人
廣東二千人湖南五六千人湖北萬餘人各省總計千餘人安
徽二千人金陵約二萬人緬楊約一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
四百人湖南約三百餘人湖北二萬一千人安慶一千七百人
金陵九萬人此外如陝西新撈者計統男館興國州黃州約萬
餘人廬州約萬人江西五六千人揚州儀徵四千人女館自鎮
揚撈回者計萬二千人賊既分館後又設立門牌以便稽覈凡
男子自十六歲至五十歲謂之牌面餘爲牌尾其後少壯者則
供驅調逃亡日多不足於用乃取老弱健者使登城闔門擊柝
備巡邏猶不足則雖老而病者亦預役使伺隙逃脫者益衆於
是牌尾館僅三千人賊待被撈之衆驅使之若犬馬殺刈之如
草菅雖婦女亦然日供奔走操作良苦負重致遠億不得息因

之流離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者日有數十人賊於湖北安徽擄得鹽米各船皆泊於鳳儀門及旱西門外令僞女官執旗悉驅女子出城百戴肩負運入各倉沿途命童子持鞭驅策使之速行遲則箠扑交下謂之把卡自早至昏始息有路遠不能回者自縊於空屋中或投水而死或蹴涉委頓泥塗傾跌以至殞命向大臣既立營於東門外賊懼使婦二萬人出城開掘濠溝削尖竹置坑中前列者多爲鉛丸所斃東門內外麥熟已久卽遣婦女往割四年正月元日女館着裙如慶賀僞女官覺各棚校有差賊偶獲逃人見其剪髮酷刑迫問以通大營對賊遂吹角傳集城人驗髮有經刀剪者卽驅入貢院并傳僞令諭男女各館查有剪髮者速自送不隱匿者罪不赦於是男館得二千餘人女館數千加之善金陵風俗婦女多剪前後餘髮使齊賊不

問均指爲通外旋有東賊妾母鳴其子冤者乃令館長保取得
釋僅戮口餘人越日有踰城逸出爲賊所獲者卽前剪髮之人
賊怒以火烙之雖逼認與官軍作內應凡前之取保得釋者
仍命拘至禁男子於十八房禁婦女於兩旁矮屋中每一僞指
揮僞侍衛等訊以非刑奇酷萬狀其刑如洪爐熱背鐵練繞小
火箸刺股受之者無不肌肉糜爛瀕死復甦呻吟之聲不忍聞
至於弔指跪練猶其輕者女子之被淫逼自盡者無算死於刑
者數百人賊因糧不足令僞女官傳命欲盡驅之出城外有夫
及子在城者方得留僞諭一出闔城譁然或躍身於清流或棄
孩於遠路一時踵趾錯雜號泣之聲震遠近土木工匠停役奔
視勢洶洶將內變賊懼乃言僞女官傳令訛謬加杖以安衆心
乃稍定次日命婦女齊赴小營聽講以序分立四色旗下凡有

夫與子在城者立黃旗下夫與子出外者立紅旗下嫖娼處女立白旗下夫與子逸去者立黑旗下議以後按旗色造冊卒不果賊以竄上游無所掠積儲漸空議每日給米男子半斤婦女大兩不足則令食粥其時男館脫逸者多廣西不滿千人廣東約千餘人湖南三千人湖北萬餘人安徽約萬餘人江西約三千人金陵僅萬人揚鎮約三千人女館廣東約二千人湖南不滿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人安慶約二千人鎮揚萬人金陵八萬人此咸豐四年六月人數也所謂人數者不過就金陵內外計之耳有僞典命官率衆出城者疑之搜其身各懷巨金因白於東賊閉城遍搜各僞衙日金者真諸獄乃得女爲男裝者數十人男爲女裝者數十人盡戮於市東賊多疑因積賊日少乃使廣東西婦女登陴守城又使運糧隨大隊賊中後以備填塞

濠溝用適賊爲官軍所敗粵婦竄避不及在前列者咸就擒誅其倖脫者匿淺水中以浮萍覆面仰露其鼻村人過而見焉曳起撲殺之七月以來官軍屢勝以艇船絕上下江之往來賊艘不得過卜米芻日匱賊乃驅婦女出城至鄉村刈稻藉此逃逸者甚夥其死於飢斃於水及爲強暴所擄不從自殉者又不知凡幾其女館之移於上新河者仍爲賊朝夕所驅禁嗣後男女各館并無米可給卽粥糜亦不得一飽賊忽頒僞諭令城內僞官皆侍娶婦前自指揮而於是逼辱淫污有不堪言者矣咸豐五年正月賊中逼配之令下竟以一賊而亂數女荼毒淫酷卽啖賊肉糜賊骨猶不足以蔽辜也先是僞天官丞相曾水源創僞職其弟怨悔逸出東賊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軍而於中爲主謀以五馬分其尸因謂賊衆曰新附者屢叛果無足怪何與

我同起界西者亦復潛逃豈我待水源恩不厚歟衆曰昔在金
用永安時天父曾許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團圓乃至已三年衆
仍無家戚謂天父許人故皆思去恐將來亦不可遏耳東賊曰
汝輩真不測天父之高深矣日愈久則配愈多今汝輩欲速職
之尊者一人僅得十數人下則以次遞減得毋又嫌不足乎俄
而東賊佯作天父下凡狀謂蒙天父恩許男女得配偶設僞媒
官男一女一凡積賊爲僞丞相者得配女十餘人僞國宗得配
女八人無僞職原有婦者許歸其室令僞巡查查女子自十五
歲者開列年貌註冊以候選擇凡男賊求配報名媒所令僞媒
官掣籤係某女子在某僞軍某僞白長名下持籤至館索出挾
置之轎間有老夫得女妻童子獲父母者均弗之易有不願配
之女子竟死弗獲東賊令斫其手足示衆以儆逼配諸女然在

館自經半途投井及入轎以剪自戕者不可勝紀噫誰非良家
 女數年閉置獨處無聊尙不屑與賊作偶名之所歸羞惡自在
 故也自有偽媒官之設城內逼娶子女館城外逼娶於民間諸
 賊日無不隲少婦擁多金爲逆酋盡死力矣賊初踞金陵新裏
 入者衆情未附時思通問官軍願作內應效死力至湖北人之
 爲僞水管舟子者約以紅袖裏口爲記相率殺賊讎未定飲於
 冶房金龍館立書歃血醉甚謀洩東賊假天父下凡狀執其書
 按名駢戮無一脫者又誑謂舟子汝輩思歸故爾無罪勿恐越
 數日使無名者赴江西有名者調入城中悉坑之殺賊之謀未
 洩人得私相往來其數尙難稽查及是賊有門牌之設立館長
 以統其下月送冊於僞詔書以核其數遠調及逸出者均注明
 賊初入城發糧無所有本取者卽與之自有名籍可稽每館發

米有定額於是米價陡貴白斤需六金尙無可購處有從城外
購入者謂之犯法輒受杖箠出城逸去者賊謂之變妖因用偽
印關憑交於賊官及館長出城以此爲信上元縣生張炳垣倡
內應與大營約正月初七爲賊中元日乘賊慶賀年節不爲備
出賊不意進攻東門僞守城官陳煥堂許斬關相應乃初八日
賊調桂堂至七里州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無賊者遽返
賊獲城外男子見其壯偉疑爲官軍毒刑逼訊遂自認爲營謀
以白布爲號賊於五更吹角集人齊至北賊僞府搜各人身得
白布千餘方刑訊無據始釋遂禁偶語犯者棄市首告變者予
以僞指揮職口是路遇若不相識張炳垣以前者事未成聞道
詣大營重約期議令同志者至買賣街與官軍相見官軍五百
人佯爲鬻物者如期果至把持城門接應官軍入城而以大隊

隨其後是日適微雨市管甲馬湖洶有聲未及買賣街賊覺城
頭砲發同志者至城已閉兵退門啓始入賊由是大疑因於東
門內爲仄巷僅容一二人兩頭築木柵環以鐵練越日大帥命
六品軍功田玉梅入城令俟官軍至城下斬賊啓關以應議未
定而張炳垣車洩備諸毒刑卒不承繼羅織積賊數十人賊盡
殺之而未及同志一人同志見炳垣且死急與大營計招田玉
梅等九人入城至期斬守門砲諸賊柵未啓而賊大隊至遂
他匿賊知有內應搜各偽館得二百人殺之炳垣亦遇害玉梅
伏偽將軍孫知禮所爲知禮持扇小童首於賊賊方令密緝而
玉梅已先逸去僅收知禮殺之賊以偽關憑爲不足用命翼賊
發牌出入即簿稽核各偽衙人無事無得擅出城賊初設買賣
街於城外繼見藉此逃逸之多也乃立五市於北門橋然物價

踊貴賊又以爲不便旋罷賊圍於井中花臺啓得金銀等是令
於各處搜掘咸豐六年賊毀報恩寺塔先三年賊實火藥於塔
中焚之空而不圯至是乃毀之一時有拆寶塔自相殺之謠後
果應東北賊互戕之事至咸豐十一年賊中又有謠云一三三
一數已絕重見青天在頃刻歲在甲子不利於賊果以同治三
年克復金陵當賊連土加築城堞時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馬徽
騎常侍蕭詵碑夏侯隨之碑荆王府長史司馬景德合葬碑檢
校侍郎左庶子魯公諒碑磊磊然幾難悉數內有一碑特奇高
丈餘闊三四尺質黑如漆上鐫一女子支頤閉目頸拖白練下
有古篆數字人不能識扣之聲如鼓似空其中者既出而飛鳥
咸集賊疑中有寶物乃以斧擊之既無所損鋸亦不入此外又
得石獸狀如猪尾大耳小長約三尺高二尺許石質人工俱極

堅緻碎而腹中五臟皆備既不知何以置於中而質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更不知其何所用也城中廣墅名園皆爲賊所平毀惟妙相庵獨完臺城基址尙存

逸史氏曰亂之生也雖曰大意豈非人事哉國家承平數百年民不知兵積弱生玩積玩生猜而桀黠梟鯪之徒輒與官吏爲仇嗇然思動若有不可以終日者官吏懾其頑而耽於逸動謂勦之難不如撫之易也賊於是乎得逞其志矣洪逆蹂躪十六省盤踞十三年僭號稱雄分符竊命岌岌乎非小霸也然而群帥協力撻伐斯張熾六搗巢穴於雷電果由時數使然耶特擾攘久而民既厭亂天心亦悔禍耳不然何前之奏功遲而後之收效速也是故能保民者必自鋤賊始善弭賊者必自治民始

跋

自來說部書當以唐人所撰者爲最有宋諸家總覺微帶語氣元明人欲力矯其弊則又非失之誣卽失之略以皆無取焉惟我

朝諸公能力懲其失而兼擅衆長蓋駁駁乎集大成矣然求其洪纖畢具網羅中外各事足以擴見聞助懲勸備搜探者前之人或猶未逮而要惟我外舅先生爲創始先生久居香海常鬱鬱不自得又患咯血症往往風雨一廬木秋先病行年五十尙艱似續客常有以營造室勸者輒慨然曰人豈必以兒孫傳哉余苟得以空文垂世使五百年後姓名猶挂人齒頰則勝一孟麥飯多多矣是故平居恒手不釋卷凡有時事之可傳者必摘錄之以備參考香海又爲西人薈萃之地歐亞近事時有所

聞先生取其新奇者付之不律兼探錄粵逆之逆蹟與夫忠臣
義士節婦烈女足以深人欽敬者日積月累莫如束筍累加釐
剔都爲八卷顧曰璫牖餘談蓋猶是遜窟謔言之意也惟彼以
蹈虛勝而此以徵實勝爲不同耳雖然以先生之才之學而僅
以說部見抑豈先生之志哉先生精力之所萃者要在攷國文
錄他日付諸手民傳播藝林是真能不朽者也徵聞重淵之下
靈龍抱珠而臥則茲所得見者特其鱗甲焉耳

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八月上浣子婿鍾徵謹啟於滬上修月樓